

· 国际关系 ·

论南美洲水资源的管理与保护*

[巴西] 阿热米罗·普罗科比奥

内容提要 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漫长的旱季和经常发生洪水反映出全球气候变化正在严重影响南美洲亚马孙地区各国民众的生活。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等国面临着来自安第斯山脉的水源在减少的局面；巴西砍伐亚马孙森林进行垦荒种地和放牧，也影响着亚马孙河两岸的居民生活，使全球最大淡水流域——亚马孙流域的水源在减少。围绕水资源引发的国家间的合作和冲突等水缘政治问题困扰着一些南美洲国家，也引起人们对气候变化中的外交治理进行深入讨论。但是，由于国家间的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的非对称性，水资源问题及相关讨论仍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关键词 水资源 虚拟水 水缘政治 气候变化

一 虚拟水的重要性

由于玻利维亚的外交努力，联合国宣布获得清洁的饮用水也是人类的一项权利。然而，并不是所有联合国成员（例如美国）都投票赞成这一倡议。在倡议书上签字的国家名单中，只有极少数国家考虑到了“虚拟水”（Água Virtual）。出口产品中包含着水资源的成本，引发我们新的思考：要杀多少头牛才能让肉产品的税收足以支付巴西一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每月2.6万雷亚尔的工资？需要焚烧多少公顷的森林，需要消耗多少水，才能生产出60千克的大豆？需要对大豆产品征收多少税，才能保障一位巴西大使的工资及其奢华的生活？

从牧场和牛饮水的小溪直到消费者锅中，生产半千克牛肉大约需要8000升水。生产1千克奶酪需要5280升水。种植咖啡从播种到开花结果，直到充满一杯咖啡所用的半勺咖啡粉更是需要不可思议的1.5万升水！1千克大豆也需要2525升水。^①

先不提谁对虚拟水的消费负责，河流上空湿润的雾气在减少，千万年来生命所需的水分子随风飘来飘去，直到目前为止，关于雨林蒸发量减少的议题还没有被纳入环境保护的议程之内。

把沙尘从一个陆地带到另一个陆地的风力，携带着生命所必需的水分。自亚马孙而来的湿热气流，

时而流向美洲大陆北部，时而流向美洲大陆南部的巴塔哥尼亚，成为通往南极的天然通道。这些蒸发的水分依赖于美洲农田的降雨量，然而人们常常忽略这一点。美洲农业是全球谷物市场的最大供应者。

巴西近1个世纪对农业边疆的扩展，把大西洋沿岸森林替换成了甘蔗、牛群和咖啡。南美次大陆形成了3个天然的加湿器：潘塔纳尔湿地、亚马孙雨林，还有经拉普拉塔河流域入海的雨水带。

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的淡水河湖所蒸发的水分相互依存，并在风中与海洋水汽交汇。值得一提的是，密西西比河流域、五大湖水域、格兰德河以及美国的湿地，就像南美洲的潘塔纳尔湿地、亚马孙雨林和拉普拉塔河流域，上帝为南美洲创造了它们，同样也创造给了北美洲人。

因为美洲大陆的天然城墙，即南部安第斯山脉和北部落基山脉的缘故，从太平洋来的暖湿气流无法进入美洲内陆，大陆的湿度就要靠内陆水域来平衡。所以说，潘塔纳尔湿地也是影响大陆降水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不想看到墨西哥城、华盛顿或者渥太华的城市干枯，先要保护潘塔纳尔；如果不想让巴西高原的稀树草原和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沙漠化，同样要保护好这些湿地。

大豆、小麦、肉类和其他大宗商品中所含的水

* 原文题目是《虚拟水》（Água Virtual）。为便于中国读者理解，校译者将题目改为《论南美洲水资源的管理与保护》。

① “Water Efficiency”，由Sloan组织提供。更多关于生产过程中和农产品中所含水资源问题，参见 <http://www.waterfootprint.org>

收稿日期：2011-11-01

作者简介：阿热米罗·普罗科比奥（Argemiro Procópio），巴西利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1979年获得柏林自由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2003年任华沙大学客座教授，2010年任柏林大学客座教授。

分,可以把美洲大陆列为世界上最大的水源出口地。跨大陆的水资源转移也可以证明虚拟水在美洲和亚洲贸易中的主导地位。这个虚拟的问题也会在国际关系中受到重视,激发热烈的讨论。

人类可饮用水的匮乏需要在双边及多边范围内解决。对那些直接或间接造成水资源匮乏的农工产品设立严格的贸易壁垒,将是保护水资源的第一步。在干旱危害部分人类的背景下,虚拟水问题特别值得注意。所以,对“棕色海洋”亚马孙河和对“银色海洋”拉普拉塔河众多支流的保护,更需更实质性的进步。人们厌倦了“伙伴外交”(Companheiro)的言辞和毫无实际结果的文件^①,人们开始呼吁对保护水资源的关注、审视、认可和评估,认为可持续的合作需要有客观的政策。

更糟糕的是,水缘政治经常被与主权相联系的自私自利所亵渎,进而充满障碍和限制。因此,需要有新的责任观来保护水资源。泉水涌出来后,如果不加善用,就会走向枯竭。

面对部分人类遇到食不果腹和无水可饮的危机时,联合国即便想得再好,也无力完成其最基本的职能。人类饮用水更是重中之重。缺乏智慧常导致错误的措施,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无法遏制水源的枯竭。在制止水资源浪费和帮助建立水与粮食资源共同体等问题上,多数国家还缺乏政治意愿。

二 水资源的滥用及引发的冲突

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及乌拉圭都拥有完全的自然水循环。这些国家地域内都有大量的淡水资源储备,但这些国家内的都市地区、巴西的半沙漠腹地、巴拉圭的查科地区、安第斯山脉的阿尔蒂普拉诺高原和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地区等同样面临水资源匮乏。丰富但分布不均,水资源的不善利用已经造成这些国家之间的双边冲突。

缺乏对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认识,就像干旱一样令人绝望,为数百年来使用和摧毁自然资源带来的冲突添墨添彩。

伴随着巴西不可思议的1200所法律院校和南美共同市场国家律师业的兴旺,是水资源专家的紧缺。在外交—法律文化框架下,跨国淡水流域的环境规划因缺乏生物学家、植物学家和林业工程师等专业人员而有心无力。在南美地区外交官僚主义影响下,很难唤起对水资源的集体保护。

调节可用水量与人口增长之间平衡的政策,从

来没有被包含在南美水缘政治的议程内。贫困和被边缘化人群所支配的食物和水远远不能满足最低需求。“银色海洋”拉普拉塔河,其支流河床的沙化和河水污染必然会在未来引起巴西与阿根廷以及阿根廷与乌拉圭严重的双边争端。

巴西和巴拉圭协力建造的伊泰普水电站向巴西供应电力,使亚松森钟摆式的外交短暂地维持一段时间,到阿根廷和巴拉圭建成亚西雷塔水电站后结束。上个世纪70年代,“祖母绿”与“天蓝色”的双极政治所引发的紧张,动摇了巴西和阿根廷独裁政府的外交关系^②。

为拉拢埃及成为苏联的盟友,莫斯科出资建造了阿斯旺高坝。该工程于1959年开工,1970年竣工。阿斯旺工程淹没了近6500平方千米的苏丹土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之一。这一情况很值得与巴西和巴拉圭的伊泰普水电站进行对比分析。

巴西和巴拉圭的两国合建水电站满足了巴西1/4的电力消耗,邻国的瓜拉尼人民一直为提高电价而努力。虽然巴拉圭因提供低价电力而有所吃亏,但巴拉圭的精英们以走私活动作为报复,也使成千上万的巴西人失业。巴西、巴拉圭和阿根廷的三国交界处成为走私与非法活动的天堂,足以让恐怖主义者在那里寻求到支持与藏身之地。早在水电站开工前,巴拉圭的大农场主与政治精英就共同编织了保护网,互相维持着特权,小农们对此无能为力。等到农用土地被巴西穷苦人开耕施肥之后,犯罪集团在那里种上了大麻。这也是为什么巴拉圭会成为大麻最大种植地的原因。根据大麻的高产量和品质,可以估计到大麻种植带来相当可观的税收。

如上所述,巴拉圭认为伊泰普电站涉及国家的能源主权,是巴西在境外最大的经济项目,关系到南方共同市场的两个成员国。再加上亚西雷塔水电站,巴拉圭成为西半球最大的电力输出国,但并没有因此享受到荣耀。悔于当初没有完全按照意愿出售剩余电力,亚松森利用1966年伊瓜苏会议纪要来质疑7年后所签署的伊泰普条约。

① “伙伴外交”体现了卢拉总统受劳工党意识形态影响的外交理念,这种外交理念抛弃了反美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思想。“伙伴”是卢拉总统在演讲中经常使用的词汇。

② 巴西盛产祖母绿宝石,巴西国旗的底色也是绿色。因此,作者在这里用“祖母绿”代指巴西。阿根廷国旗的颜色是天蓝色,作者在这里用“天蓝色”代指阿根廷。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巴西和阿根廷两国为主轴的政治关系,动摇了两国政府间的外交关系。——校者注。

同样因为水，西班牙国家纤维素公司（ENCE S. A）和芬兰芬宝公司（Oy Metsä - Botnia）在乌拉圭界河旁建造纸浆厂同样因为水的原因，使阿根廷和乌拉圭外交关系波折不断。

三 水与主权

虽然苏克雷历来热衷于维持本国水系管辖主权的重要性，可是智利的军事优势对拉巴斯原住民主义毫不妥协，让当初向对巴西强硬抗议的玻利维亚不敢重复当时的话语。

不同于伊塔玛拉蒂^①对友好国家和能源国家奉行灵活的实用主义外交^②，圣地亚哥对待邻国的强势外交为其在沙漠化地区的城市得到了免费的希拉拉河水的供给。源自玻利维亚，但惠于智利人口的这条河是水资源相互依赖的一个例子。虽然在地区历史中它已经被渐渐遗忘，但涉及领土扩张主义争端时，应引起格外的重视。

作为“水资源走私”的案例，希拉拉河上游源头喷涌的水，曾经在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叶作为“安托法加斯塔及玻利维亚铁路有限公司”的火车动力使用。通过这条铁路运输的主要产品，如锡和硝石，在智利和秘鲁装船后被运往欧洲。玻利维亚与智利当时还没有外交关系，在智利发出警告后，玻利维亚明白，切断河水供应就意味着战争。

与此相反，也有水资源合作的成功例子。比如说，的的喀喀湖的圣水自古以来就由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原住民们共同享用，从来没有发生争端或冲突。玻利维亚位于世界上最大的流域——亚马孙河流域之内，但它部分位于安第斯山的地区仍然遭受极度缺水的苦恼。

在科恰班巴，水资源私有化引起的抗议浪潮，给执政的印第安人政权带来了风险。在整个南美洲，水资源成为一个可能被个人意愿左右的共同财产。不仅如此，来自城市贵族和贫民不公正分配的问题，如缺乏学校、医疗、排污、环卫和自来水的问题体现了城市环境中的贫穷悲剧。

尽管巴西是水资源大国，但是污染和人为造成的匮乏也让城市水质每况愈下。以谴责大庄园主而当选执政的政府推行的人工灌溉，使越来越多的沙漠被披上绿装。然而，甘蔗的单一作物种植窒息了生产食物的家庭农业，同时消耗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水资源。

作为农业副产品的乙醇燃料一直以来就受到石油这个“魔鬼的排泄物”的价格涨跌的制约。伊

塔玛拉蒂见机行事的实用主义如果中止把乙醇“神化”的宣传，能节省下时间，也不用到世界各地推销美洲开发银行的产品，成为萨尔瓦多、多米尼加、海地、圣基茨和尼维斯、危地马拉、牙买加、塞内加尔或几内亚比绍这些贫穷小国的伙伴。

把那些食物和水源紧缺国家的企业家也卷入进来的能源外交，受到外国越来越多的批评，特别是在粮食与燃料的争论中。面对一些营养不良、饥饿肆虐的国家，伊塔玛拉蒂所推行的外交政策，竟然是为了证明消费市场上需要多样化的乙醇供应。政治精英的面具暴露无疑，他们头脑中所想的，实际上并不是真正要履行消除世界饥饿的承诺。

四 水资源危机的延展

水资源渗透到战略要素的方方面面，包括环境、能源、农业、军事等。以色列和土耳其签署的合作协议中，水资源问题也不能例外。中美法英俄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工作也越来越涉及到水缘政治的问题。

库尔德人、希腊人以及亚美尼亚人狠心的继母——土耳其，斥巨资推动其空军的现代化。在政治与战略上，土耳其需要进一步扩充实力，才能像逊尼派的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us）洗手一样，在美国和以色列与什叶派伊朗的争端间推卸责任。

向奥斯曼帝国阿拉伯人提供移民去巴西的护照而闻名的土耳其，自罗马帝国起很清楚其地理通道的重要性，并从中得到好处。土耳其今天的战略地位仍然非常重要。它既是北约成员，又是跨欧亚大陆的国家，是地中海与黑海的唯一通道，波斯普鲁斯的外交在美国—伊朗危机中受到关注。为了在非阿拉伯的伊斯兰世界发挥更大的影响作用，土耳其和伊朗一样，在被欧盟多次拒绝之后，土耳其已经对加入欧盟感到厌倦。由于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争端中的影响力，在伊拉克国内逊尼派和什叶派冲突中的影响力，安卡拉不再乞求加入欧盟，而是收到了来自布鲁塞尔邀请它入盟的信。

牧业、咖啡、大豆、玉米和甘蔗是百年来大西洋沿岸森林被砍伐的罪魁祸首，也造成了巴拉那一巴拉圭河流域水资源的减少。洪水、干旱和河床深度降低丝毫没能让依赖水力发电的社会学会保护有

① 伊塔玛拉蒂官是巴西外交部所在建筑的名称，亦指巴西外交。

② 实用主义体现了强调最大程度地利用当前形势、不考虑未来的政策。

限的水资源，学会公正对待因水库建设而搬迁的数千个家庭。也可以说，现代化更依赖于河水资源，未来将继续如此。巴西利亚正是借助水的力量才达到现今的发展能力。在沉湎于各种能源效率项目的同时，还要扩建新的电力传输线，启动安哥拉3号核电站。核电污染肯定要比其他能源更具威胁，核电站的辐射令整个地球担忧。

未经处理的污水排放引起河中鱼类的死亡，但这远远不及港口经济支撑下的水上运输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力。政府忽视了对南美洲大江大河的水资源保护和对环境上的不负责，向民众提供又贵又脏的产品。民众用来做饭的纯净自来水，同时也被挥霍浪费在洗车行里。

浪费文化与水资源的脆弱性共行，也是巴西高价电费和近来众所周知大停电的根源所在。不仅巴西，整个南美的地区政治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水的问题的重要性。亚马孙河、拉普拉塔河和奥里诺科河流域的流向，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决定着邻国关系准则的制定和修改。由于缺乏地区外交的视角，有利于水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共识却游离于亚松森条约之外。围绕整个水缘政治的地区性合作实在进展缓慢，丝毫没有感到时间的紧迫性。

有关国家通过航运、水电、灌溉、旅游、采矿、捕捞、工业和造纸企业，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水资源，并经过地缘政治这个狭窄的渠道运行。

在南美洲38个流域中，有9个邻近加勒比亚马孙地区^①：亚马孙流域、奥里诺科流域、卡塔奎博流域、阿马库洛流域、巴里马流域、埃塞奎博流域、科兰太因流域、马罗尼流域和欧雅帕克流域分担着政治环境的水力责任。地处加勒比亚马孙地区的巴西、圭亚那、法属圭亚那、苏里南和委内瑞拉则共同努力来保护这些神圣河水的可持久性。为了使传统对手承担起一体化管理的新责任，大自然将其中17个流域安放在智利和阿根廷之间！好像大自然有意而为之，让曾经的死敌共同分担新的责任。

历史上，河流从来都是绘制地图时的界河或是边境。或者说，河流曾经意味着分隔，河流的两岸就是两个国家。现代的地缘政治很少从河畔的多文化传统角度去考虑河流系统，河畔族群的人类学或者社会学问题在河流的政治探讨中鲜有提及。所谓上游和下游的观念，除了用于确定经济和人口开发，也是军事、战略和交通谈判中的重要因素。

被蒙上双眼的各国政府，对没有经过处理的家庭和城市垃圾到处乱丢视而不见，对雨水和河水中

残留的农药也很少提及。归根结底，长久以来的不发达思想在南共市成员里十分普遍，是殖民时期经济周期的翻版，它与“大宗化商品”共生，承载着损坏环境的农牧业发展。

近年的热带冰川融化，随之带来了洪水泛滥，也是现在气候异常干旱的原因。巴西人不以为忤地喝着被秘鲁、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淘金者们污染的水；同样，阿根廷和乌拉圭几十年来也没有对源头在巴西被城市及工业污染的饮水提出抗议。目前，据我们所知，无论是阿根廷人，还是巴拉圭人或者乌拉圭人，都没有请求巴西和玻利维亚对在其境内的河流上游环境进行监管。

五 水的地缘政治

亚马孙河流域的广阔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其中包括近7千条支流，哺育着750万平方千米土地上的生命，地表上的淡水资源的1/5流淌在6992千米长的河流内。源于秘鲁境内的奇拉山脉，雄伟辽阔的亚马孙河带着丰富的沉积泥沙到大西洋，并在入海口处留下了马拉若岛群。

亚马孙河流域的复杂性显示出与涨潮与落潮概念相联系的重要性，这是产生忧虑的起源，特别是对军事战略家而言。殖民地时期的军事战略家就是据此在沿河流域建立了军事要塞。在本大陆的多次战争中，水资源的地缘政治再次突显出来。

在历史地理词典中，上游河流和下游河流都是为战略和战争服务的词汇或成为战争的武器。河水可能被下毒、被截流或者被分流，特别是山坡地具有控制力。在力量对比中，这种地缘政治学说在亚马孙流域不利于巴西，有利于巴西的只是拉普拉塔河流域。

众多例子证明，政府对跨国界的空地的忽视，往往成为要求高额赔偿河水污染或河水使用不当的目标。拉巴斯对巴西在马德拉河建造圣安托尼奥水电站和吉拉乌水电站表示了担忧。这两座水电站需要在建造之前解决所有问题。不过，把这些障碍作为政治武器，既帮不了玻利维亚，也帮不了巴西。

居住在雨林中的巴西居民，依赖来自邻国的水生存。持什么国家的护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希望喝到没有汞污染和矿产废渣污染的纯净水。亚马孙河水由西向东灌溉着大片巴西领土，最

^① 加勒比亚马孙 (Amazônia Caribenha) 特指巴西与委内瑞拉、苏里南、圭亚那和法属圭亚那所共有的亚马孙雨林地区。

后汇入海洋。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的基本价值就是维持世界气候的平衡。

因水资源而爆发的冲突，具有令人可怕的规模。地区合作议程必须考虑到合理使用水资源，好让后代也能享用到大自然的馈赠。对气候变化无动于衷的某些政府忘记了斯特恩报告中所建议的预防在先、代价更小的劝告。这些政府似乎不懂对环境犯罪的“不闻不问”会在不远的未来造成严重的缺水。

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正式采纳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却没有中止水资源的人为悲剧。尽管被缺水所威胁，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这个问题的空间却十分有限，外围国家在预防水资源冲突上缺乏外交注意力。南共市地层下的瓜拉尼蓄水层（Aquifero Guarani）自古以来没有划分过界线，成为研究地下水资源分享的重要课题。

由生命、水和保护生态组成的三部曲把环境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提高到特别重要的地位。技术合作与相互帮助强化了人类共有—个世界的感受。热带亚马孙储藏的水源和巴塔哥尼亚冰川中的储藏水，受到低效能源和高排放科技的威胁。

与消费主义相悖，可持久的生活方式则要求对一些国家的进口产品实行监管，这些国家在生产过程中从来不算水资源的耗费，同时又呼吁限制进口肮脏能源的产品。通过砍伐亚马孙雨林，开垦土地后生产出来的冶金产品、纸浆、铜、铝、水泥、牛肉和牛皮等被列在肮脏能源产品清单的最前列。在这层关系上，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南马托格罗索、帕拉和巴拉那州以前种植大米、木薯、玉米和菜豆的土地，现在被大片用于生产乙醇的甘蔗田所取代。这是危害粮食安全的犯罪。

六 不对称问题

在大江大河两岸生活的原住民，有着自己的传统，他们的生存依赖对河流的保护。尊重这些族群就是尊重水利安全和环境安全。只要想到这些原住民，解决这些关系到共同利益的问题就会变得容易。是合作还是保护主权，被这些问题困扰的濒临失败的国家，这种或是那种的利益契合将会减轻水资源生态相互依赖过程中的紧张程度。

在南美社会中，各国政府都有自己的弱点，它们缺乏勇气制定水资源政策，限制那些加剧温室效应和水资源匮乏的工业产品。在纵横交错的河道水路，就像在热带雨林一样，忽视环境保护如同自

杀。南锥体国家丰富的水力能源还没有导致有效的外交行动，也许它们把双边主义看得比多边主义更重要。无论氛围是否融洽，在国际关系中的一体化整合过程中，水资源是最大的安全因素。尤其在多极世界中，拥有着像瓜拉尼地下蓄水层这样财富的国家，现在就应该以这些资源的名义建立起环境保护合作伙伴关系，避免未来要求军队通过武力来保护地球上仅存的水资源。

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国家的掌权精英们来说，对国界进行变更的新政治地理整合，无论其可能性如何，都是对国家主权的严重亵渎。继续对环境保护敷衍行事，不平等地滥用自然资源，都将增强世界不可治理的可能性。

单一的大豆种植把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变成了含水豆粒的出口国。这些用大车运输大豆的国家，如果在外交上能够考虑到虚拟水的问题，南美地区的重要性将会有更大的价值。减轻对中国和欧盟的出口依赖性，才能重组国内需求。同时，技术改革也有能力使农牧业生产摆脱对农药、杀虫剂、杀菌剂、化肥和机械的依附。总而言之，所有这些都包装在“商品大宗化”所提供的现代化大礼包中。这些技术礼包加快了气候变化，成为这种模式的见证者。如果气候继续变暖，所有人都会感到水资源的缺乏。人们现在想到的是，为了防范缺水，人们建造了大型的水库和蓄水池。这种做法在巴西东北部司空见惯。令极端生态主义者感到沮丧的是，建造水库和蓄水池几乎是全球普遍应用的措施。人们反对利用水资源发电，经常是从反对建大坝开始。不过，很少有文章谈到，尽管巴西拥有地球上最大的流域，但是，巴西只有 594 座大坝，占全球 4.5 万座大坝中的 1.32%。中国有 2.2 万座大坝，占全球的 48.89%，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国家。其次是美国，拥有 2 675 座大坝，占全球的 5.94%。印度占 9%，日本占 6%，西班牙占 3%，加拿大占 2%。就是领土远远小于巴西的法国，也有着与巴西差不多的大坝数量。^①

（下转第 30 页）

^① Christian G. Caubet, *A Água Doce nas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São Paulo, Manole, 2006.

关于世界各国大型水坝的具体数目，各方说法不一。例如，有文章认为，中国的大型水坝数量约为 19 000 座，美国位居第二，大约有 5 500 座。参见萧亮中：《水坝建设与潜在移民、文化遗产的关系及协调》，载《水利发展研究》，2005 年第 1 期。——编者注

(上接第 26 页)

在气候变化和水资源保护的进程中，不对称问题日益加深。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分享的潘塔纳尔湿地，维系着拉普拉塔流域的生态系统，也是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农业生产的水源地。水资源的财富储藏相当于一种权力。如果本国对其不加保护，它就会成为外国贪婪和干预的对象。保护自然，与享乐型的现代化反向而行，它使巴西摆脱了“永远是未来强国”的咒语。从亚马孙到阿根廷南部的冰川，经过残余的大西洋沿岸森林，最终到达拉普拉塔河，与水相关的地缘政治应更加明确，防患于未然，在解决水资源被滥用带来严重后果之前，做好预防工作。

南共市和亚马孙合作条约并没有成功，并伴生着

错误的重点目标。人们对这种外交失去了希望。受自私自利的影响，多边努力日渐式微。对于观念的模糊认识，例如保护责任、干预权利、有限主权等，使人们的理念更加混乱。这些理念没有唤醒人们的关注，即应当对气候变化中的外交治理进行讨论。

主要参考文献

1. Júlia Adão Bernardes, Freire Filho, *Geografia da Soja: BR - 163 Fronteiras em Mutação*, Rio de Janeiro, Arquimedes, 2006.
2. Mohamed Larbi Bouguerra, *As Batalhas da Água: Por Um Bem Comum da Humanidade*, Petropolis, Vozes, 2004.
3. Christian G. Caubet, *A Água Doce nas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São Paulo, Manole, 2006.

(翻译：余知名；校订：吴志华；责任编辑：刘维广)